

樂城集卷之二十二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有詩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旣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

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
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
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卽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
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
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旣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
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
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臣轍
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

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
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
羽衣玉佩旗纛旒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
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響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
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
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
章聞於朝帝曰兪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迢遙之枏
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祗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故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

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
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
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
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
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
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
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
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
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喜

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輦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濶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少多惰而不力故租使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

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更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寔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

千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
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
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
十月日記

齊州樂源石橋記

樂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塢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
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瀦暴
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

淮流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災言許

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

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

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

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

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諄之織
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
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
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
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郇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
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
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
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
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其所欲爲咸曰

吾郡旣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庫隴
廢圯民不信響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
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
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
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
勤力先告上具棟楹峻峙瓦甍綴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
若在世士女和會羣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
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
志嗚呼循吏之疎濶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

古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
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
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相茶楮民富而無
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土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
以罪遷焉旣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
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
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

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 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眞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旣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

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險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旣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南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